

不稳定的经济

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的
高涨和衰退

〔美〕维克托·佩洛著



不 稳 定 的 经 济

1945 年以来美国经济的 高 涨 和 衰 退

〔美〕维克托·佩洛著

南开大学 政治经济学系 译
经济研究所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5年·北京

Victor Perlo
THE UNSTABLE ECONOMY:
*Booms and Reces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3

内 部 读 物

不 稳 定 的 经 济

1945 年以来美国经济的
高涨和衰退

〔美〕维克托·佩洛著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
经济研究所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8 印张 175 千字

1976 年 1 月第 1 版 197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4017·137 定价：0.63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维克托·佩洛是美修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他著有《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南部农业中的黑人》、《军国主义和工业》、《美国和苏联的经济竞赛》、《苏联经济如何在运行》、《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原名《收入“革命”》)、《美国金融帝国》等书。最后两书有中译本。

本书是1973年出版的。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原因，特别是对1969—1970年这次以工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为特点的深刻危机，以及美元危机和尼克松“新经济政策”的破产等，提供了一些资料，并有所论述。在论述中，作者比较突出地阐明了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货膨胀、经济军事化、消费信贷的发展，以及它们在暂时缓和而同时又进一步加深矛盾和危机中的作用。并且对美国的阶级矛盾和种族歧视也作了一些说明。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刻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帝国主义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是任何人所无法掩盖和无法挽救的。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不妙。美帝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遭受一场新的、迅猛发展着的经济危机风暴的袭击。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面临一系列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而日益陷入无法摆脱的危机之中。这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什么特点？它的发展趋势如何？它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后果？它对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将带来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它对第三世界的反殖反霸斗争将提供什么有利条

件？凡此种种，都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和我国广大读者所关心和正在研究的。这本专门论述美国战后经济危机的书，对于了解战后美国经济危机的情况，分析美国当前的经济危机并研究其来龙去脉，都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当然，在参阅本书材料时，应注意加以分析和鉴别。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本书中，作者完全抹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无视苏联早已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从而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种种恶果，并已成为和美帝争霸世界的超级大国之一，是和美帝一样的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却仍把今天的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代表来加以吹捧。他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经济学者也大加颂扬。他还紧步苏修叛徒集团的后尘，鹦鹉学舌地鼓吹什么“通过经济竞赛，社会主义就可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他竟至肆意歪曲和攻击我国的对美政策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原则斗争，把我国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实际上表明战后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彻底破产的尼克松访华及由此开展的中美关系，污蔑为什么“由于美国政府的‘搭桥’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一点贸易”，从而使我国采取了一种“反苏并与社会主义共同体断绝关系”的路线。他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一个头目希法亭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相提并论。他颂扬罗斯福的所谓“新政”，他在本书中所炮制的一套所谓“人民经济计划纲领”，实际上不过是罗斯福“新政”的一种翻版，完全是一套改良主义的货色。对于他的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必须予以批判。

1974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为什么发生周期?	13
第三章 主要矛盾	24
第四章 剥削增长的抵消因素	33
第五章 利润周期	55
第六章 金融矛盾	67
第七章 通货膨胀	92
第八章 凯恩斯理论及其应用	122
第九章 政府、周期与经济增长	141
第十章 军国主义、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	168
第十一章 不平衡发展和世界货币危机	187
第十二章 商业周期的世界趋势及其政治背景	204
第十三章 人民经济纲领梗概	226
注释	239
附录	
一、劳动剥削率的趋势	246
二、政府对群众消费力的净增加额	247
附图	
一、价格、劳动成本和工人在生产中所占的份额 1946—1970 年指数	30
二、通货膨胀 1929—1970 年	102
三、经济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	185
四、美国国际收支 1946—1971 年	197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3
第二章 为什么发生周期?	13
第三章 主要矛盾	24
第四章 剥削增长的抵消因素	33
第五章 利润周期	55
第六章 金融矛盾	67
第七章 通货膨胀	92
第八章 凯恩斯理论及其应用	122
第九章 政府、周期与经济增长	141
第十章 军国主义、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	168
第十一章 不平衡发展和世界货币危机	187
第十二章 商业周期的世界趋势及其政治背景	204
第十三章 人民经济纲领梗概	226
注释	239
附录	
一、劳动剥削率的趋势	246
二、政府对群众消费力的净增加额	247
附图	
一、价格、劳动成本和工人在生产中所占的份额 1946—1970 年指数	30
二、通货膨胀 1929—1970 年	102
三、经济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军事化程度	185
四、美国国际收支 1946—1971 年	197



第一章 导 论

1970年，美国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这是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次。全国经济研究委员会测算了1834至1961年间三十次的商业周期。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四次周期比较温和，下降方面的持续期间也比较短。例如，在所研究的整个时期内，收缩阶段平均延续十九个月，而战后的平均收缩阶段只延续十个月。^①并且战后的各次生产下降，在严重性上没有一次可以同1929—1932年的大危机——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相比拟。

在美国，以及在大多数其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曾作出影响很大的努力，企图缓和经济周期，缩小它的幅度，甚至使它完全不再发生。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有很多的理论。到六十年代，传播了这样的乐观看法：这个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可能还会有温和的“衰退”，但预期不再有“萧条”或“恐慌”。在大学的经济系里，有关商业周期的课程过去曾经居于显著的地位，到六十年代中期，它们却几乎从课程表中消失了。

这种乐观主义由于1961年2月开始的扩张时期而更为加强。到1969年年中，根据全国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标准计算，这个时期已超过一百个月。而上一次的扩张记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八十个月，再上一次的扩张记录仅为五十个月。

从1969年夏季开始的生产下降，在开头几乎没有被权势集团的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但结果发现它比不久以前各次的生产下降

要严重得多。生产下降的程度固然不是特别大，却很持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前三次周期性下降中，经过二十一个月就超过了以前的工业生产顶峰。在第四次，经过二十四个月也超过了。但在这第五次周期中，经历了三十多个月还没有超过从前的顶峰。生产不振的持续状态带来了相应的艰难困苦，表现为千百万人民的失业和收入下降。

还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头一次发生了真正的金融恐慌，其特征是股票和债券价格的暴跌和一些著名的经纪商号的破产。世界上最大的私营运输公司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宣告破产。最大的专业军火制造商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只是靠了大量的政府补助才能勉强维持下来。最后，美元被迫贬值，象在1933年大危机的末了那样。

历史上每一次主要的经济危机都有它的特点，但这次危机也许是最特殊的一次。这是第一次不是由战争的物质破坏所造成的真正的战时经济衰落。这是由持续的、迅速的物价上涨伴随达一年以上的首次真正危机。而且这次危机的大部分持续期间仅限于美国。

对于商业周期的兴趣必然是要恢复的。所有的老问题都将被提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萧条？对于萧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萧条能否防止，怎样防止？

大商人表示关切，因为经济危机会削弱他们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地位，严重损害他们统治的社会的稳定性。较小的商人表示关切，因为每一次经济下降威胁他们的生存，并且的确把他们中间的很大一部分人扫除掉了。

大学生和专家表示关切。几十年来，对于专家的需要超过了稳定增长的供应，现在突然反过来了。数以万计的工程师、化学

家、物理学家、作家和经理专家被解雇。几十万新毕业的专业人员从今天的学位制造工厂中涌出来，竞相争取数目日益减少的职位。

工人是最为关切的。遭受痛苦的正是他们：被抛向街头，一无所有，挨饥受饿，被迫过早地使自己的子女断绝受教育的机会，并且——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受尽屈辱地过着无可奈何的游闲生活，为资本主义制度所摈弃，找不到有益的途径来消磨他们的光阴。

而且，在工人中间，受苦最深的是黑人、墨西哥族人、波多黎各人和印第安人。在高涨时期，他们要到最后才能受雇——他们中间大量的青年人从来就找不到职业——而在萧条时期他们却首先被解雇。从来没有脱离贫困边缘的整个整个的少数民族居留区，现在立即陷入极度的匮乏，另外还遭受着永远存在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警察压迫等痛苦，这些在艰难的日子里变得更加严酷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危机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再这样坦然置之了。在 1920—1921 年的危机中，大量工人失业，这时正处在俄国革命以后全世界发生社会动荡和反资本主义的观点正在传播的时期。一个总统委员会要求对商业周期和失业问题进行研究。全国经济研究委员会的韦斯利·米切尔在该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

大量的失业人员……都是由于商业萧条而被“解雇”的工人。几百万人在这个时候失去工作的理由，是雇主正在赔钱。因此，在开始研究使就业稳定的方法时，最好先探究一下每隔几年就使商业陷于混乱的过程。

在过去的一百一十年当中，美国商业经历“危机”十五次……没有两次危机是完全相同的。

……较长期的经历……和较完善的统计资料逐渐否定了这个观点：危机是“不正常”的事件，每一次都是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现代的看法是，危机只不过是反复出现的“商业周期”的一个特征。人们所寻求的不是一种被偶尔的周期所干扰的“正常的”商业状态，而是一种继续不断地变化着的商业状态——它按一种相当有规律的方式继续不断地发生变化。预期在危机之后会出现萧条，在萧条之后会出现复苏，在复苏之后会出现繁荣，在繁荣之后又会出现一次新的危机。^②

米切尔描述了作为周期各个阶段的特征的许多现象，而没有解释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对于经济周期有许多的解释。最普通的分析方式是纯粹经验主义的。例如，全国经济研究委员会考察了每一次周期的资料，但没有企图概括种种原因。在权势集团的经济学家，最典型的研究方法是试图找出商人们所犯的具体“错误”，作为每一次周期的原因；所提出的补救方法也同样是似是而非的。

在美国，使用最广的经济学教科书是保罗·塞缪尔森的《经济学》；它的作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被认为是最能干和最精明的权势集团经济学家之一。他列举了关于经济周期的六个“比较著名的”理论：货币理论、心理理论、技术革新理论、消费不足理论、过度投资理论和太阳黑点—气候—收成理论。他讲，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造成商业周期的有力因素，是投资生产中的而不是个人消费中的大幅度波动，他提议考察这种大幅度波动的起因。他以这六个理论的大多数（可是，他的确抛弃了太阳黑点理论！）构成的混合体作结束，然后加上第七个理论，“加速原理”。

可是当人们把他这个理论总结起来时，发现那不过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胡说，是一种描述，它没有挖掘出问题的基本根源。而且他自己也陷入他指责别人的那种谬误之中。他只不过是在这样的理论名单中增加了另一个：“这种理论只不过看来好象是在提供一

种解释，然而实际上它们却根本没有说出什么名堂。”^③

詹姆斯·杜森贝里的《商业周期与经济增长》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本标准的专门著作。他的分析比塞缪尔森的更加混乱。它包括下述论点：基本投资是由一系列的参数所制约的——他列举了十个参数。这些参数中的一个或几个变动时，能够破坏平衡，引起一次周期。主要的萧条能够通过半打途径中的任何一种途径而产生。萧条按照或多或少有规则的时间间隔出现，这是因为（甲）从一次萧条中恢复过来并达到另一次萧条可能出现的阶段，需要时间；（乙）用他的话来说，“一旦繁荣时期继续了几年之后，就有足够的途径来使一次萧条开始，如果一种途径不发生作用，另一种途径就会发生作用。”^④

由于缺乏一种稳定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中就产生了一种最狭隘的实用主义。典型的是，权势集团经济学家预期，在他眼前发生的事情将要简单地继续发生。在不景气的时期，他显得忧郁消沉，看不到有个尽头；在美好的时期，他又洋洋得意，看不到天际的任何风暴乌云。

直到二十世纪开始后很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甚至还不曾“发现”商业周期是一种正规现象。到了二十年代末期，在经过几年的高涨和狂热的股票市场投机以后，他们宣布说，一个永久繁荣的“新纪元”开创了。四十年之后，又重复了同样的错误。

1969年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年度报告代表了最高级的权势集团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过去八年中强有力的和不间断的经济扩张，同以往各次扩张的平均三十个月持续期间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对于美国经济的表现，一般不再用商业周期的阶段来解释了。……通过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助长经济波动的势力已经被抑制住了。……^⑤

首先，所谓永久的成功被归因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的优点——相互影响的“个人利益”的“无形之手”，这种利益在一切可能有的世界中的这个最好的世界里，被认为给每一个人提供了公平的一份。第二，这个预期的奇迹被归因于政府的经济调节。然而事实立刻就表明了：无论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规律也好，还是政府对这种规律的限制也好，都不曾导致永久的繁荣。

当尼克松总统在 1969 年初就职时，他所代表的资本家的主要目标是：压抑工资的上涨以提高利润率，同时使物价的恶性上涨率放慢一些。他们希望通过把增长率“不过稍稍”放慢一点，来在工人中造成足够的竞争和失业恐慌，借以达到上述目的。因此尼克松坚持要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实行了这样一种政策。他减少签订新的政府合同。这些政策有助于促使经济下降——下降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原来所预期的仅仅放慢速度——而没有达到制服劳工或缓和通货膨胀的目的。

在长时期的下降中，尼克松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补救办法。在企图扭转经济局势方面，他证明自己是非常不得力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 1970 年 12 月——周期的最低点——宣称：“我相信我们将要建立一种永远持续的新繁荣；不是一种在困难时期中间夹杂着的美好时期，而是人们能够依靠并为之作出计划的一种稳定的繁荣。”^⑥

可是，总统的这种极端乐观主义远远不能取得大家的同意。纽约美国信托公司总经理本杰明·斯特朗把话说得够尖锐的了：“依我的看法，我们解决经济周期的问题并不比我们控制降雨量的分布更有进展。”^⑦

纽约《商业杂志》的罗杰·华莱士以稍为温和的语调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而经济学家埃利奥特·詹韦则强调指出了使现代资本

主义深感苦恼的相互发生作用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毫无疑问，现在这次危机将继续引起新的解释和试行的补救办法。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想对这些周期得出一种前后一贯的有条理的解释，这种努力多半是不会成功的，至于想要找出一种魔术般的秘诀来消除这些周期，那就更不用谈了。

然而，对于商业周期有一种前后一贯的解释。它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发展起来的，从那以后有很大的改进和扩充。这是一直维持下来并能预见危机来临——有时十分准确——的一种解释。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周期理论。确切地说，我们应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因为它已经有所扩充，考虑到本世纪——帝国主义世纪的资本主义的特征。

例如，斯大林在代表苏联经济学家说话时，曾在 1929—1932 年大危机爆发之前不久预见到这次危机，在资本主义代言人以一种永久繁荣的“新纪元”的理论自我陶醉时预见到这次危机。

国际闻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尤金·瓦尔加在预言 1957—1958 年的危机时几乎不差一个月。自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有时也犯错误。

例如，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认为，1949—1950 年的危机比实际上发生的要持久得多，深刻得多。这类错误表明，一切社会理论都必须根据社会力量的变化、生产资料的变化，以及政治和经济生活交替地相互影响的变化，继续不断地加以发展、修订和改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了终止周期的途径，并证明它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答案很简单——它包含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意思在内。

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没有商业周期存在的理由，因为它消灭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及其内在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了这些结论，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些结论。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经存在了五十多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次生产下降，只有一个暂时的例外，那就是它的主要工业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希特勒军队侵入的时期。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在这一方面的根本区别，在1930—1932年的严重年代中首次引人注目地表明出来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些可怕的生产下降和痛苦的年代，正是苏联加速成长的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年代。

在试图调节他们的经济时，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曾经不客气地模仿社会主义。他们采用了国家“计划”，如在法国和日本；采用了公司“计划”，如在美国。这些应用社会主义的技巧于资本主义的尝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很有教益的——但很少被人提到的——证明。并且这些尝试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形势确有一些影响。但是它们并不能消除扎根于资本主义之中的矛盾——从生产工具私有制产生的矛盾，这种生产工具主要是被为单一公司雇主工作的千百万工人的协作劳动所社会性地运用的。

在本书中，我们将要从原则方面和从具体细节方面考察这些矛盾在美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将要考察通过政府调节以避免这些矛盾所产生的后果的企图，并说明这些企图的部分的、暂时的成功，以及它们将来必然会遭到的、根本的失败。

资本家及其思想家们不想去理解危机造成的大量灾难。有些人尽量缩小这种灾难；有些人将其归罪于饥饿的失业者的懒惰和恶习；还有一些人则要求人们忍耐，把它放在一边。

亿万富翁克莱门特·斯通是美国联合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是共和党选举运动的一个巨大捐款人，他在1970年底就经济

危机问题这样回答一个访问者：

存在着我所说的一种健康的后退。……我的公司生意特别兴隆。
……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你必须为你的金钱而工作。……就雇员们来说，由于他们生怕失业，他们真正是在用心工作。……任何一个想要寻找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⑧

他说这番话，正是五百万失业——根据极不完全的官方统计——和大约有二千五百万靠着福利费和失业救济金活命的时候！

但是那些只要失业者保持缄默就始终对失业问题异常冷淡的人们，对于遭受商业周期带来的苦难的劳动人民有可能起来反抗，却是极为担心的。因此，杜鲁门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的一次演说中说：

1932年，私营企业制度濒于破产。当时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就是美国人民有可能转向其他某种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取得自由和共产主义之间斗争的胜利，我们就必须有把握决不让这样的萧条重新出现。^⑨

塞缪尔森在1955年写道：

对民主国家来说，商业周期是一种挑战——几乎就是最后通牒。要么我们学会对萧条和通货膨胀性的经济高涨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控制得更好，要么我们社会的政治结构就将处在危险之中。……如果象在战前一样，美国再有十年踏步不前，那么世界上的集体化国家——它们不必担心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商业周期——就将赶上或者超过我们。比这更糟的是，并不认为自己懂得许多高等经济学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将开始感到奇怪：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居然有人破天荒第一次摆脱了丧失工作和生计的不安全处境，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⑩

可能不会再有象1932年的危机那样深刻和旷日持久的危机。但是以资本主义的救星自命的人们，却面临着美国社会内部由于